

换上蓝矿装,在煤矿井口乘升降罐到达-325米的位置,步行过一段巷道,乘“猴车”到达-650多米的地下,继续步行,在一盏矿灯的陪伴下,最终到达-680米的采煤工作面,开始长达8小时的工作……这就是济能发集团阳城煤矿综采工区副区长潘兴喜一天的开始。

说起潘兴喜,同事们戏称他为劳模专业户,从煤矿劳模到全国劳模,四年间他五次“升级”,捧回八次殊荣;也有人称他是“采煤大王”,他带领班组多次创下单班采煤5000吨以上、日产原煤过万吨的纪录。矿工兄弟愿意跟着他干,跟他干就意味着更踏实,多挣钱。



一盏矿灯照亮井下10年路

济能发集团阳城煤矿劳模潘兴喜速写

文/片 本报记者 马辉 本报通讯员 王政

犹豫中,老班长的话让他下定决心

绿军装换成了蓝矿装,在深深的矿井下,潘兴喜把军人英勇善战的品质与济能发人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的作风融为一体,他让军歌在千尺井下更加嘹亮……

2000年,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煤炭行业的影响仍在持续,煤矿效益普遍不好。已开采了30年的落陵煤矿,资源几近枯竭。刚刚从部队转

业的潘兴喜被分配到了这里。当时受各种条件的制约,井下环境极差,巷道低矮,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,空气潮湿,工作强度大,与潘兴喜一起来矿的同事看到这样的环境,悄然离去。

对工作的美好憧憬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,让潘兴喜大失所望,连续几天,他下矿时无精打采,

下班之后回到宿舍倒头就睡,闷闷不乐的。老班长看出了潘兴喜的心事,便把他叫到家里,边喝酒边拉家常。这次谈话看似寻常,但却彻底打消了潘兴喜放弃的念头,10年前的那次谈话,潘兴喜现在仍记忆犹新。

老班长说:“我这辈子想当兵没当上,后来有机会招工进矿当了

工人,可我最敬佩的还是当兵的人,他们就像俺们煤矿工人一样,肯下力,能吃苦、重情义。就拿落陵来说吧,别看矿小,凭着咱苦干实干的劲头,一样建成运河大煤矿……”

老班长的话如醍醐灌顶,让潘兴喜茅塞顿开。“怎么能轻言放弃,我现在是一名煤矿工人,更是一名永远的战士,别人能行自己为什么不行?”潘兴喜下定决心,决不丢军人的脸,一定要干出个名堂。

记者手记

真实潘兴喜

2010年7月1日,阳城煤矿,从井上到井下,一段数千米的行程,阴暗而潮湿,呼呼的风从耳旁掠过,潘兴喜阔步向前。

潘兴喜获得了全国劳模,在井下,很多工友喜欢称他“潘劳模”,潘兴喜却说,就是“联合国的劳模”也得在一线干活。

潘兴喜不善言谈,每一个问题都经过再三思考才能蹦出几句,说的最多的就是“这是应该的”、“这是份内的事情”、“这没什么”。然而,当工友有什么技术问题喊到他时,他便一个箭步上前,三下五除二就把问题解决了。

割煤、安装支架、搬运物料……井下的工作琐碎而平凡。然而,平凡的工作中蕴藏着伟大,伟大的事业中积满了平凡。潘兴喜十年如一日坚守在井下一线,用矿灯在黑暗中照亮出最耀眼的光芒。

潘兴喜是当代煤炭工人的杰出代表,他的杰出体现在什么地方?可能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。从这次采访中,我想坚持、积极、责任等词用在他的身上。这些词应该算是最能描述他性格的关键词。

那一刻,他带头跳入齐腰深泥水中

金杯、银杯,不如弟兄们的口碑。在阳城煤矿第一次“双代会”代表选举时,综采工区到会38人,潘兴喜得了37票,唯一失去的一票是他没有选自己,这是标准的“全票通过”。

“潘兴喜一直跟我干,2004年从落陵煤矿调到运河煤矿,从副班长到大班长,2008年2月份提成副区

长。”阳城煤矿调度室主任张立志说,他与潘兴喜共事多年,老潘干工作严肃认真,工人们对他评价很高。

2004年12月,在运河煤矿一个工作面回撤期间,潘兴喜当时担任大班长。由于工作面涌水量大,一些大型设备陷入淤泥中无法拆卸,班里一些人员出现了畏难情绪。潘兴喜带头跳入齐腰深的泥水中,摸链子,挂葫

芦。在他的带动下,工友纷纷跳入水中和他一起作业。潘兴喜把原来认为无法拆除的前部机头减速箱、机头大架和部分后部溜槽全部回撤出来,为矿里挽回损失100多万元。

2006年2月,潘兴喜被调到阳城煤矿。上班时他向工区的技术人员和师傅请教,在现场摸索;下了班就借来图纸和各种书籍来研究、琢

磨操作要领,钻研施工工艺、机械知识。现在的老潘,综采技术“十八般武艺”样样精通,手里握着3个特殊工种岗位证,成了有名的技术大拿。

调到阳城煤矿以来,潘兴喜所带领的班组多次刷新集团公司单班生产的原煤纪录,多次创下单班采煤5000吨以上、日产原煤过万吨的纪录,这个纪录在济宁能源发展集团至今无人打破。他带的班职工月工资比其他班多领七八百块钱。在采煤一线,跟着潘兴喜干,就意味着多挣钱,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“秘密”。

战断层,他20多天吃住在矿上

“兴喜,知道我为什么嫁给你吗?当初选择你,是因为你是军人,值得期待,值得信赖;结婚10年,也是你作为一名一线采煤工的10年,你把我对你的期待和信赖化作了骄傲与自豪。”潘兴喜的爱人张桂芝在给他一封信中写到。

“有一次,潘兴喜的女儿有病发高烧,他妻子连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回去,他都请了假了,最终也没能回去。”综采工区区长鲁红军讲,当时新

工人多,井下条件复杂,老潘担心安全上出问题,犹豫再三,还是留了下来。老潘安排工作十分到位,大家都比较放心,井下条件再穷、再复杂,只要有老潘在,职工们都能安心,老潘是工友们的“主心骨”。

目前阳城煤矿1307工作面,位于三条石门西南部。该工作面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断层。经过全矿20多天的艰苦奋战,恶劣的条件终于有了转机。

在这20多天里,潘兴喜全部心思

放在了过断层上,吃住在矿。5月19日,记者跟随潘兴喜下井,在徒步走向1307工作面的途中,潘兴喜两次接到矿总工程师:“无论如何,一个小时后煤机必须提刀推进”的电话指令。

交接班后,潘兴喜对着矿用组合扩音电话喊:“郝代明,郝代明,叫人拉网子,上网子,一个小时后提刀推进!”

当天9时50分,潘兴喜与工友们一同在机头处架棚,撤、支柱子;随

后,到架子里除尘,在架前清浮煤,徒手将掉下来的大块煤炭搬起放到皮带溜子上,维修支架扣眼。10时41分,两个支架之间的顶板异常破碎,一名副班长带领一名工人正在连网,当顶板突然发现漏煤迹象时,潘兴喜连忙喝令所有人员从架前退到架子中间来,他们刚退到架子里,架前的漏煤就堆成了一座小山,而且还有硕大的煤块不断地从煤架间掉下来,滚落到他们刚才所在的地方,要不是潘兴喜的及时提醒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10时50分,潘兴喜带领职工开机出煤……